

孔 袁
厥 静
著

新儿女英雄传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

中华之魂丛书



贵州人民
出版社

新儿女英雄传

袁静 孔厥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黔)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 茅草居

特约编辑 常 兴

封面设计 唐 岩

中华之魂丛书

卢惠龙 主编

新儿女英雄传

袁静·孔厥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 国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金爵文化公司排版 北京顺义县李史山胶印厂印装

787×1092 毫米 1/32 开本 12 印张 165 千字
1995 年 8 月第 1 版 199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ISBN7-221-03884-8/I·770

定价:12.8 元

《中华之魂》丛书

编委会

顾问：龙志毅 黄 瑶 薛启亮

主编：卢惠龙

编委：(按姓氏笔划排列)

王光烈 乌兰巴干

卢惠龙 李万寿 李 克

李晓明 吴家萃 孟志钢

袁 静 徐光耀 唐流德

谭利生 薛启亮

历史回眸

——《中华之魂丛书》序

卢惠龙

1995年5月3日，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的时刻，日本首相村山富士来到卢沟桥，面对日本当年挑起战火的历史见证。当天，村山对中国领导人说：“日本的侵略行为和殖民统治给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带来了灾难”，“日本愿意深刻反省过去曾经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灾难的那段历史”。这不禁让人想起1970年12月西德前总理勃兰特下跪华沙，检讨德国法西斯曾给人类造成空前浩劫的罪责……

毕竟，这页历史翻过去了，但它是何其沉重乃尔。

半个世纪以前，面对疯狂残暴的日本侵略者，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民，横戈跃马，出生入死，浴血奋战。其战斗之英勇、威武和残酷，惊天地，泣鬼神！万劫不灭的中国人民，以八年的岁月，三千万生命的代价，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战场，也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英勇悲壮的记录。

伟大的历史孕育不朽的文学。五十年代以来，我们的作家创作了一大批抗日题材的长篇小说，它们记载了生死歌哭的历史，描绘了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斗争，塑造了有血有肉的伟岸英姿。

这批作品成为爱国主义教育、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极好教材。对我们整整一代人的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今天，外族入侵的战火早已熄灭，泱泱中华已没有干戈相扰、伏尸遍野的沙场。人类社会正发生着的向和平与发展推进的伟大嬗变。这正是历史不可逆转的规律。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50 周年，总结人类历史教训的时候，在我国进入经济建设新时期，依然需要强大精神力量的时候，在我们的文学处于疲软状态，需要高扬时代精神的时候，我们出版这套《中华之魂丛书》，其宗旨是显而易见的。当年，这批长篇小说出版后广大读者争相阅读，争相传颂的动人情景历历在目。今天，我们盼望这套丛书所描绘的中国人民气贯长虹的英雄气概和辉映千秋的历史功勋，深入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成为不可战胜的精神力量。居安思危，警钟长鸣。让法西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永远成为历史的负罪者；让中华民族之魂世代相传，凭借信仰的激情创造祖国的繁荣昌盛；让我们的作家凭添浩然之气，创作出黄钟大吕般的英雄史诗。

是为序。

目 次

(1)	第 一 回 事 变
(21)	第 二 回 共 产 党
(43)	第 三 回 农民游击队
(66)	第 四 回 毒 计
(79)	第 五 回 新 女 婿
(94)	第 六 回 水上英雄
(108)	第 七 回 一条金链子
(132)	第 八 回 “大扫荡”
(154)	第 九 回 生死关头
(177)	第 十 回 睡 冰
(187)	第 十 一 回 拿 岗 楼

(203)	第十二回	最后一滴血
(215)	第十三回	探虎穴
(228)	第十四回	结婚的谜
(248)	第十五回	指 引
(261)	第十六回	爱和仇
(278)	第十七回	鱼儿漏网了
(297)	第十八回	冤家路窄
(312)	第十九回	大反攻
(331)	第二十回	胜 利

(344)	后 记
-------	-----

第一回 事变

炮声一响，

眼泪满眶。

——民谣

—

牛大水二十一岁了，还没娶媳妇。

他娘已经去世，家里只有老爹和一个小兄弟，没个娘们家，过日子真难啊！

老爹常想给大水娶个媳妇，可是大水说：“咱们使什

么娶呀？”老爹说：“没办法，再跟申耀宗借些钱儿吧。”一听说借钱，大水就急了。自从娘死那一年，指着五亩苇子地，借了申耀宗六十块现大洋，年年打利打不清，就象掉到井里打扑腾，死不死，活不活的。大水说：“唉，还不够瞧的！要再借，剩下这可怜巴巴的五亩地，也得戴上笼头啦！”老爹说：“小子，不给你娶媳妇，我死也不合眼！咱们咬咬牙，娶过媳妇来，再跳打着还账不行啊？”大水可不同意。这好小伙子，长得挺壮实，宽肩膀，粗胳膊，最能干活；总是熬星星，熬月亮，想熬个不短人、不欠人的，松松心儿再娶媳妇。

这一年，正赶上七七事变。芦沟桥的炮声咚咚响，在堤上听得很真的。人们都惊慌起来了。这村名叫申家庄，在河北省白洋淀旁边。离这几十里地，有个大村叫何庄；何庄有个三分局，局子里接了队伍的命令，向各村要伙子，开到西边去，挖战壕、作工事；牛大水也去了。局子里的警察挺横，动不动就打人，大水的光脑瓜儿上也挨了几棍子；这么黑天白日地修了一个多月。谁知刚修好，队伍就哗地退下来；一路抢人劫道，闹得很凶。工事白搭了。局子也自动的散了摊儿。不久，保定失守。日本飞机天天来头上转，城里掉了几个蛋；大官们携金带银，小官们拔锅卷席的，都跑光了。

村里人们更惊慌了。牛大水下地一回来，就到村公

所探听消息。公所的大院子里，有好些老乡站着，眼巴巴地听北屋里村长申耀宗和士绅们商量大事。那些有钱人吓得文字眼儿也没有了，有的说：“跑吧！别伸着脖子等死。”有的说：“丢下家业怎么办？不如看看风势再说。”真是人心惶惶，谁心里也纠着一个疙瘩啊。

第二天，逃难的下来了，流着泪，纷纷乱乱地走过。大水爷儿三个还在种麦子呢。这麦地是租来的。他们没有牲口，只好弟兄俩在前面拉着，老爹在后面掌耒。兄弟年纪小，那么重的耒，全靠大水拉；大水这壮小伙子，可真象条牛似的，拉得怪起劲儿。逃难的人们瞧着，叹气说：“唉，这是什么时候呀，你们还种麦子！估摸能吃上啊？”大水心里也慌了。他站住脚，直起腰来，对老爹说：“真是，种也是白种。要不跑，怎么也是个死！”老爹瞪着他说：“跑哪儿去？快拉你的种式吧！死了倒好，死不了总得过呀。”

以后逃难的越来越多，大水的表哥家里，也逃来了亲戚；是表嫂的娘和妹子。她们的家在保定附近，逃到这儿已经上灯了。那老婆儿坐在炕上，拍着腿说：“可活不了啦！这日子可怎么过呀？败兵，土匪，折腾来，折腾去……咱娘儿俩可怎么躲过这个灾呀！你妹子也大了，要早早寻个主，我也少操些心。眼下孤儿寡妇的，真叫人遭难啊！”说说她就哭了。

过了几天，表嫂到大水家来，想把她妹子杨小梅说给牛大水。大水他爹一听，就笑得满脸皱纹，嘴都合不拢了，说：“这可太好啦！我们家光景不强，只看你娘愿意不愿意啦。”牛大水嘴里含含糊糊地说：“这年头，还娶媳妇！”心里可是滚上滚下的了。以前杨小梅常来她姐姐家住，大水和她短不了见面，也说过话。那杨小梅，模样儿长得俊，什么活儿都能干，心眼儿又挺好；大水有一次拿着活计去央表嫂做，表嫂忙不过来，小梅就不言不语地接过去做了。这会儿大水心里想：“小梅真不错！要是娶她作媳妇，我这一辈子可就心满意足啦。”

表嫂知道大水心里愿意，跟他爹说了几句话，就回去和娘商量。小梅正坐在炕头上作活儿。她今年十九岁了；虽然个子不大，可是长得很结实，平常挑起整桶的水来，走得个快。她娘是个老派人，还叫她留着一条粗辫子，额上梳着“刘海”。这当儿，她一对大眼睛抬起来，看见姐姐对她笑着，低声儿和娘说话，知道是在谈她的亲事呢，就不好意思地红了脸儿，低下头，假装作针线活，眼不看，嘴不说，耳朵可直楞楞地听着哩。她心里盘算：“大水可真不错呀！好小伙子，老实巴结的，挺和善。能找这么个知疼着热的庄稼人，我这一辈子也就称心如意啦。”谁想她娘千不嫌，万不嫌，就嫌大水家里穷，一时拿不定主意，说：“这门亲事，慢慢儿再商量吧。”

牛大水的表哥，早就不在家里了。本来他是个铁匠，暗里在了共产党，就开个饭铺儿，搞交通，还掩护革命同志来往活动；后来局子里“剿共”，到处抓人，他在家里站不住脚，就出外去了。表嫂成年价织席编篓，养活着一家人。她娘看她挺困难，住了几天，就带着小梅，到姥姥家去。小梅的姥姥家，也不远，在白洋淀里大杨庄。这亲事可就不冷不热地搁下了。

二

秋后，土匪闹大了。这一带好些村子都有了土匪，各自安了番号。申家庄有个小土匪，名叫李六子。李六子有一支枪，五个人。他把村长申耀宗叫去，说：“怎么着？旁的村都安上国号啦，咱村不成立一拨人，人家来吃咱们我可不管哪！”申耀宗瞧他邪得厉害，自己手下的保卫团又都跑光了，心里有些怕，就依从了。

当天下午，他们在家庙院子里召集人们讲话。大水爷儿俩也去了。瞧见李六子提个“搂子”^①，登上台阶说：“我有个事儿跟大家念叨念叨，眼下哪儿都成立‘锅伙’^②，各村保护各村。咱村也得成立一班人，就吃这个

① 手枪名。

② 用大锅合伙吃饭的意思。

村。这年头，可不分你的我的啦，谁愿意来就来，这就叫‘共点’^①！”说着他走下来，掏出一盒大英牌烟卷，嚷着：“咱们共了吧！”就把烟卷几分了分；当下在家庙院子里安上一口大锅，屋子里盘上一条大炕，“申家班”就算成立了。

大水他爹看了很生气，把脖子一扭，拉着大水就走；一边走一边说：“这些人尽是瞎折腾，咱们快家去干活！”一到家，可就有个叫小小子的来找大水，商量入伙。牛大水老老实实说：“不行，咱们辈辈没出过这号人，叫人说邪气！”小小子一个人去了。

这时候，西面铁路上，日本鬼子往南开，这儿还能透一口气。大水回家就去割苇子了。爷儿三个上了小四舱，十二岁的牛小水很灵巧地打起棹（就是桨），船儿出去半里远；来到白洋淀的苇塘里啦，两张磨亮的镰子就浸到碧清的水里割起来。也不看天上雁儿飞，也不听水鸭水鸡儿叫，大水心里结记着杨小梅，她也在淀里呀，亲事怎样了？谁知道小梅拗不过娘，娘把她许给别人了！已经定了亲。男人名叫张金龙，住在何庄，离大水家不远。大水可不知道啊！日头将没没的时候，水面一片红光，耀眼睛；他们的船儿载着苇子，又重、又慢，弟兄俩吃力地打着棹，回到堤边来。把苇子全背上岸，天

① “共产”二字的误说。

早黑了，月儿已经一树高。

就在这几天，何庄也成立了“何庄班”，架势可大多啦。领头的何世雄，是个国民党员，在中央军队队伍里当过参谋长，家有好地五十顷，枪多人也多。跟小梅定亲的那个张金龙，原是何世雄家“护院的”，也参加了“何庄班”，还当了个小头儿。另外，有些散兵，有些警察，也参加了。李六子和附近的土匪们，怕吃不住劲，都投奔过去了。“何庄班”这就更霸道，更吃开了。天天向各村要东西：要面八百斤，要肉八百斤，要油要醋……要什么都是八百斤。老百姓说：“八百斤，八百斤，剥了皮，抽了筋！”他们可还要钱，按花户，百儿八十的摊。大水家刚把苇子给申耀宗打了利，剩下的只得交款。

大水家交款的第二天，那张金龙骑着大骡子，挎着盒子枪，跑到申家庄来招人；他瞧见牛大水背个粪筐拾粪呢，就勒住了缰绳，歪着头，露出一颗金牙，笑着说：“嘻，傻小子！弄那干嘛？跟我去吃白面卷子炖猪肉吧。”大水可认得他，急得光脑瓜儿直冒汗，说：“咱，咱不行，咱没那号本事！”张金龙睁大了眼：“什么？‘没本事’！猪肉白面你不会吃？”大水低下头，随手铲起一块粪，扔到粪筐里，说：“邪魔歪道弄来的东西，咱不稀罕！”一面走开去。张金龙满脸的瞧不起，拿眼斜他，说：“嘿，娘老子没把你造好！你眼睛长在后脑勺上啦！”就踢踢骡子，

虚打一鞭，跑了。

三

十月，吕正操将军的队伍上来了，在南边，离这儿一站路。大水家邻舍有个李二叔，赶高阳集卖布回来，说：“红军来啦！”这老头儿得意地讲：“红军”跟这些吃喝队可不一样，穿的粗布，吃的小米；打日本，爱百姓，把那一带土匪收的收，剿的剿了。他翘着大拇指，说：“这才是正式军头呢！要想打日本，参加这个去。入了吃喝队，可就成了邪派啦。”同样的消息到处传，马上有好些小伙子，奔高阳投军去了。“何庄班”怕“红军”剿他们，就摇身一变，变成自卫团。有个中央军的连长，外号郭三麻子，也是个国民党员，从铁路上逃下来，在这儿混，何世雄封了他个副团长。他俩个互相利用，在这一带当起土皇上来了。

这时候，牛大水可还在巴巴地等着结亲呢，表嫂不好跟他们说实话，日子长了，大水也估摸着没指望了。家里又是出项多，进项少，怎么也熬不出头；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常揭不开锅。大水觉得很不顺心，气闷闷地对爹说：“这年头真够瞧！嘴又不能挂起来，还不抵我去当兵呢！”老爹说：“你也入了邪？快安分守己，巴结着好好干；赶明儿娶了媳妇……”大水不耐烦地说：“别提

了！一辈子不剃头，也不过是个连毛僧。我还不如去当兵哩！”老爹气得拿烟袋锅子敲他的脑袋说：“你这个小兔崽子！不让你当兵，你偏说，你偏说！”大水噙着嘴，闷着头儿睡觉了。

想不到——表哥回来了。

大水去看表哥，表哥可不在家。表嫂说：“他一回来，扔下铺盖卷儿就串门子去了。”大水想去找他。表嫂说：“不用找，他多半是到刘双喜那儿去了，一会儿就回家吃饭。”大水等了一阵，表哥才回来了。

表哥姓蔡，人都叫他蔡铁匠，也叫他黑老蔡。多时不见，大水看他还是那样粗壮，那样“棒”，脸儿黑不溜、笑咪咪，连鬓胡子毛楂楂的。他衣裳很破，精神很好，亲热地和大水说话。街坊邻舍，亲戚朋友，听说他回来了，也都来看望。黑老蔡是个有名的正直人，谁都爱和他见个面，说个话儿；两间小屋里就挤得满满的啦。

这会儿“国共合作”，世事变了，黑老蔡也不再躲躲藏藏的了。他把战争的消息报告给大家，还说了许多救国的大道理，什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啦，什么“全国人民总动员”啦，还说要“改善人民生活”……嘿！一套一套的，都是没听过的新鲜话儿呀，人们听得怪起劲儿。

后来人散了，大水还坐在那儿没走。表哥烁亮的眼